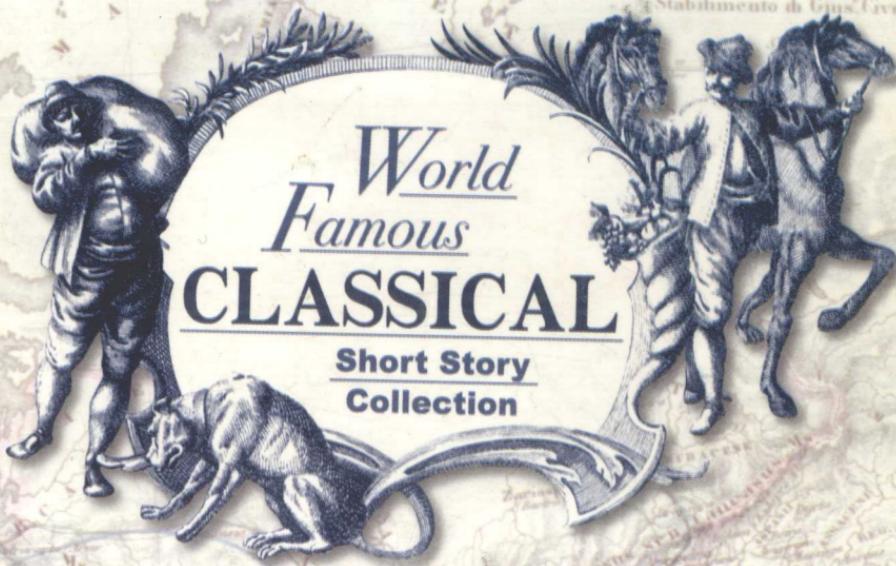


IMPERO

D'ALESSANDRO IL GRAN
Per Ferd. Arrigoni Capitano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

左拉

经典小说

张静玲/译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I14
226

【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】

左 拉

经 典 小 说

张静玲 译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——作者简介——

左拉(1841—1902) 法国著名作家。生于工程师家庭。幼年丧父，并多次经受生活颠簸。1862年后，开始文作创作。1868年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自然主义创作理论，即小说不应仅仅是用来忠实地反映现实，而且应从描写的事物中总结出符合自然科学定理的结论。

左拉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《萌芽》、《崩溃》、《三大名城》和短篇小说《血》、《斋戒》、《为了一夜的爱》、《洪水》等。

左拉的后期作品主要歌颂人生的生存和繁殖本能，并把教育和改良当作改善社会的惟一途径，从而表现出了其思想的阶级局限性。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目 录



目 录

I

血	(1)
斋戒	(14)
侯爵夫人的肩膀	(21)
比尔勒上尉	(26)
为了一夜的爱	(67)
娜伊丝·米科莱	(108)
南塔斯	(149)
奥利维埃·贝卡依之死	(189)
内戎夫人	(222)
几个选举场景	(265)
苏尔蒂太太	(312)
昂什丽娜	(344)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

血

左拉经典小说

阳光明媚，繁花似锦，浓香袭人，尼侬，是否你已厌倦这漫长的春天？一直在爱，一直在为二八华年的美梦歌唱。当我于晚间向你——俏皮的姑娘，述说着风情的玫瑰和轻浮的蜻蜓时，你却合眼而睡了。由于无法从紧闭的双眼摄取灵感，我断断续续地不能结尾。

尼侬啊，我无法让你疲惫无力的眼皮睁开了，让我今天讲个非常恐怖的故事给你听，会让你一个礼拜都睁着眼。无限量的欢笑而来的恐惧，该是别有风味的。

1

—

胜利的当天黄昏，在战场上一个空阔的角落，有四个士兵正扎营过夜，他们在夜幕笼罩下，遍地横尸间快活地吃晚饭。

他们在草地上围坐着，中间一堆篝火，切成片的小羊肉在烤着，肉没熟，他们就吃了起来，火光摇曳，映照出他们硕大的影子，投射在远处，微弱的亮光断续地映到他们身边的武器上，同时还能看到黑暗中那些一动不动，死不瞑目的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尸体。

士兵们时不时地放声大笑，丝毫未曾注意到那些直楞楞地望着他们的眼睛，今天他们已受够了，明天会怎样，他们也不知道，也就权且及时地自得其乐。

而夜神和死神，正扑扇着其巨翼在战场上空盘旋，散布下静谧以及恐惧。

吃过了晚餐，尼乌斯唱起歌来，歌声高而宏亮，驱散了空气的愁闷沉重，可是欢快的歌声反射回来时却如泣如诉，士兵很奇怪自己的声音怎么变得跟自己毫不相同，于是加大了声音，一声十分吓人的喊叫划破黑暗，回荡在四周。

尼乌斯似乎觉得有点不舒适，停止了歌唱，并对埃尔贝格说：

“去瞧瞧哪个人活过来了！”

埃尔贝格举起一根柴火，走向远处，借着火光，另外三个刚开始还能看见他，见到他俯身去查看尸体，用剑在荆棘丛中搜查，可很快他就没了踪影。

尼乌斯好一会儿没吭声，然后他说：“克莱里昂，找我们的朋友去，肯定有狼群。”

于是又一个在黑夜中消失了。

尼乌斯和弗赖姆再也等不下去了。两人躺即将燃尽的篝火旁，身上紧包着大衣，正要闭眼，猛地一声如同刚才那样的恐怖的叫声响彻他们头顶，弗赖姆静静地站起来，向两个朋友消失在其中的黑暗走去。

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

只留下尼乌斯独自一人，恐惧向他袭来，他被这充满死亡味道的无边黑暗吓住了。他心不在焉地给篝火加了些干草，希望借火光驱走自己的恐惧。火又燃起来，火光映照，地上出现一个很大的光圈。光圈以内，灌木丛奇怪地舞动着，似乎一些无形的手在摇晃着躺在其中的尸体。

光亮反倒使尼乌斯害怕起来。他拨散燃着的树枝，踩灭余火，重回黑暗。而且是比刚才更黑得密不透风，他全身发抖，极担心带来死亡的叫声出现。他坐下，却立刻又站起来，他大声叫他同伴的声音弄得自己全身紧张，甚至担心会让四周的死人引发对他的注意。

月亮出现了，凄惨的白光洒在战场上，战场的惨烈恐怖展现出来：四处狼籍，遍地的碎片残骸和死人，暴露无遗，所有这些被一片裹尸布似的白光覆盖着，虽然这白光能照亮黑暗，却不能驱走它的恐怖。

尼乌斯的额头直冒汗，他强烈地希望能登上小山顶部，弄熄照亮黑夜的月亮，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死人已瞧见他了，却不立起来，过来围住他，纹丝不动的它们令他苦恼不安，他闭上双眼，等待着无法确定的恐怖降临。

正当他站在那里时，一阵暖乎乎的感觉从右脚跟处传来，他俯身向地面瞧去，一条血流正细细地从他脚下流过，越过那成块的石子，并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在他脚下欢快地向前流去；它流出黑暗，婉转前行，随后又没入黑暗中，如一条黑色的蛇，节节滑行，没个完，尼乌斯朝后退，无论怎样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

也闭不上眼，神经一阵可怕的抽紧，令他瞪圆了双眼，眼光全落在涓涓血流上。

他眼见这血流渐渐放大，越来越宽，变成由一个小孩就可跃过的平静小河，接着变为激流，发出低声的咆哮，溅起浅红色泡沫飞向两岸，然后激流成为汹涌澎湃的大江。

这大江把尸体冲走了；竟有这么多的血从伤口流出，并冲走死人，真是闻所未闻的骇人。

逐渐上涨的波涛使尼乌斯不停地后退，对岸已经看不到了，好象山谷正在被填充成小湖。

刹那间，他发现自己已退到了一排无路可逃的岩石处，他感到波涛拍打着他的膝盖。漂流过的死人都在骂他，死人身上的每处伤口都变为了嘴巴，讥笑他的胆小，无边的血海不停加高。已到达他的腰际，他尽力挺直身子，紧抓住山岩上的石缝；石头断裂了，他又落了进去，血波淹过他的肩膀。

月亮遥望着海，神色惨白，它的光是被血海吸收，一点儿也没反射出来，月光浮动在天空。而黑沉无垠的、咆哮的血海，如张大口的深渊，了无尽头。

波涛涌得越来越高，尼乌斯的嘴唇被它的浪花染红了。

二

黎明时分，埃尔贝格回来了，他叫醒了睡在石头上的尼乌斯。

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

“伙计，”他说，“我在灌木丛里找不到路。刚坐在一棵树下，就睡着了。梦中奇景纷现，现在还在眼前。”

“世界还是变型时代，天空似乎是一个无尽头的微笑，未经开垦的处女地，在五月阳光下曝露着它的身子，满脸欢颜。小草绿了，生长得十分高大，胜过今天最大的橡树，树木伸展着它们的树叶，茂密无比，含有生命力的血液流动在世界的血管里，丰润着植物，对植物来说，甚至供过于求，它又泌入岩石的内脏，使它们获得生命。

“大地宽广，无边无垠，平静中充满喜悦，神圣的大自然正在醒过来，好似重见光明的孩子在清晨跪谢天主的恩赐，天空中充满各色香味，颂唱着天籁之音，令我心旷神怡，如游太虚仙界，无法自己！”

肥美的土地，欢快地产出，四处是硕果累累的果树，麦地遍布道路两旁，如同而今的荨麻地，空气纯净得甚至还没有人类的汗水味，唯有天空独自在干活，为他的子孙们卖命。

人类好比鸟儿一样，吃着上天给的食物过活，他不断祈祷，食野果，饮泉水，树荫下便是床，鄙弃肉食，不动荤腥、露水和阳光，给他的菜肴是唯一选择，舍此不论。

人在这种情况下纯洁无邪，并由此成万物之主，世界平和无争。我甚至无法表达出世间的清白，至上的恬静逍遙令它神往，鸟儿飞翔不只为满足逃跑的需要，不需要森林深处的避难所，众生都在阳光下生活，构成了一个民族，世间

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惟一的法律是善良。

至于我，行走在众生众物间，我做着深呼吸，发现自己越发强大完善。远离了浑浊的气息，到了一片净土，如同矿工回到了地面，舒畅之至。

梦之神让我浓厚的睡意连绵不断，我的灵魂在一片森林中迷了路，并瞧见了一些事情：

在一条隐蔽狭窄的小径上，两个男人正沿着它走在树荫下，前面的一个较年轻，他唇边含笑，神色快乐；眼神柔柔地抚摸着每根青草，时而转头对他的伙伴轻轻一笑，我不明白从何种激情里懂得这微笑是兄弟间的。

另外一个呢，无表情的嘴唇和眼睛阴沉着，仇视的眼光盯在年轻人的颈背上，踉跄着加快了脚步，紧跟在后面，就像紧追着不会逃跑的受害者。

他砍下一根树干，匆促地削成棍子，又怕同伴走远了，于是把武器藏在身后，加快步子追上去。年轻的那个在坐着等他，眼看已赶上。就站起来，并亲吻他的前额，如同分别已久。

他俩又一块接着赶路。夜幕慢慢降临，年轻人往远处看，瞧见一座镀上夕阳金光的小山，温柔地躺在森林尽头的树干间，于是，他加速往前。后面那个阴沉着脸的家伙认为他想逃走，连忙举起了他的武器。

年轻人——他的弟弟转过头来，正打算说句打气的话儿，木棍向他迎面一击，刹时脸上溅满鲜血。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

第一滴血落在草上，它厌恶地抖掉它，血渗进土里，土地骇然着，哆嗦着，一声深恶痛绝的长啸从它胸膛里发出，小径上的沙子被这恶心的液体染得血红。

被重击者的叫声令众生惊恐地四处逃窜，它们绕开原已开出的道路逃向四面八方，它们在路口交叉处守候，以强攻弱，它们孤独地磨牙擦掌，大劫难在万物间展开。

接着无休止的追猎，逃跑出现在我眼前。老鹰扑击燕子，燕子捕捉苍蝇，苍蝇群集叮着尸体，由狮子至蛆虫，动物们都惶恐不安。世间万物陷于无止境地互相追杀吞噬。

这令大自然自己也深感厌恶，躁动不安，天边纯净的线条破裂了，黎明和黄昏的云形成为血红色；流水一直呜呜悲泣，树林枝条扭曲着，每年撒下枯萎的叶子。”

三

埃尔贝格才说完，克莱里昂又回来了，坐在他两个同伴之间，他讲起来：

“我有些事情想说，也不知这是我亲眼所见呢还是梦到的，假使是梦见的，那也跟真的没区别，假如是真的，那真如同一场梦。

我走在一条横穿世界的大道上，两旁全是城市，所有的人出门都走这条路。

大路上的石板被血染得黑糊糊的，我的脚踩在上面都打滑，路两边是斜着的山坡，路中间有一小溪，浓稠的血水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在里面流着。

我顺着人来人往的大路走着。从这边的人群走到那边的人群，看见人生在我面前展现：

这边，几位父亲要杀死亲身女儿当作祭品，因为他们已允诺以女儿的鲜血供奉给某位凶残的恶神，刀斧之下的金发头颅，脸色惨白地迎接死神之吻。

那边，一些清秀的处女颤抖着身体，为了避免耻辱的拥抱，好像坟墓能当作她们贞洁的白袍。

再远一点，是死于亲吻之下的情奴，为她的被抛弃在河边哭泣、呜咽着，双眼发直，瞪着水面，心已随波远去；那个死在情人怀里、拥着他的颈项，而永远远离了这世界。

再远一点，一些厌倦了黑暗，贫困的男人，派遣了自己的灵魂去更美好的世界寻获在这世界里无法觅得的自由。

国王们血沸沸的脚印遍布四处，这一位走在他弟兄的血迹上，那一位，踩着他子民的血迹前进，还有一个践踏在他天主的血迹上，他们的红色脚印留在圣土上，表明这里经过了一位国王。

教师们为准备祭祀而屠宰着，接着弯腰到仍在搏动的内脏上，愚蠢地想从中看出老天的秘密，剑藏在他们的教袍里，借着他们天主的名义吹捧战争。一听到他们的声音，人们就互相攻击，自相残杀以维护共同的救世主的荣耀。

人类全都陷于疯狂，他们使劲敲打墙壁，翻滚在让人作呕的泥泞的石板地上，人们把眼睛闭着，一把双刃剑紧握在

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

两手上，在黑夜里劈杀。

人潮上掠过一阵潮湿的屠杀风。人们由于恐怖地在一望无垠，消逝于远处的一阵淡红的薄雾中的进行袭击而奔跑，在狂欢中来回打滚，发出的叫声愈发疯狂，他们踩着倒下的人体而过，任他们的血流至最后一滴，当这些倒在地上的人不再能继续哀鸣时，他们便怒火冲天地咒骂尸体。

土地贪婪地唱着，喝着；它的内脏已习惯甚至爱上了这种刺激的液体，如同以酒为命的酒鬼一样，只管不要命地往嘴里灌，绝不剩下一滴。

我加快了步子，急于躲开我的这些兄弟们，黑漆漆的道路宽阔地不断向每个新的地平线延伸，我沿着那条小溪走着，似乎载着血渡去某一未知其名的大海。

我继续向前，眼看大自然变得越加阴沉、严峻，厚厚的胸膛已被撕裂得很深，成块的大岩石把大地分割成不再肥沃的山丘和阴暗的山谷。山丘不断升高，山谷继续深陷，石头变为山，浅沟变为深渊。

树叶一片不剩，青苔也无一丝；荒冷的岩石，阳光把它的上面晒成白色，而下部黑乎乎地隐没在阴影里，死一般的寂静中，这条路从这些岩石中经过。

终了，这条路猛地拐了弯，一幅悲惨的景象展现在眼前。

四座笨重地连在一起的大山，形成了一个巨型盆地，陡峭平滑的山腰就象蛮石建筑的城市的围墙耸立着，扬成一

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口巨井，变得看不到边。

那条小溪的尽头汇入井中，井里充满了血。血海浓浓的，并悄无声息地在这深渊里慢慢上涨，这血海似乎睡在这深渊里，与天空相映形成一片片深红的云霞。

到这时我才恍然醒悟，这是所有由于暴力流出的血的最后汇集处。从有人杀人起，所有伤口流出的血泪都流进这深渊，那么多的血泪汇集起来以至于把深渊都灌满了。

“昨晚”尼乌斯说，“我看到一股激流进了这该挨咒的血湖。”

“我心惊胆寒地移到深渊边上。”克莱里昂继续说，“目测它的深度，听着它低流的响声我知道它深达地心，之后，我把眼光转向周围的岩石，我看见波浪就要淹到岩峰，一个声音从深渊里向我呼喊：“波涛上涨，不断上涨，直至淹过峰顶，以后还要继续，那时就会在这可怕的盆地中渗出一条大河，冲过平原，由于经不起波涛的冲击，这些山峰会崩塌，整个湖泊就可以流向全世界并淹没它。人类将会如这般地出生和淹死在祖辈流出的鲜血中。”

“天就要亮了，”尼乌斯说：“昨晚的波涛可涨得真高啊！”

四

旭日东升，克莱里昂也讲完了他的梦，号角声随晨风从北传来，这是要士兵们集合的命令信号。

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

三个人站了起来，带上武器，朝已熄灭的篝火望了最后一眼，这时弗赖姆从高高的野草丛中奔了过来，脚因为沾满尘土而发白。

“伙计们”。他说，“我跑得太快，也不知是打哪儿过来的，好几个钟头内我只眼见疯狂乱舞的树木往后飞逝，尽管我睡意渐浓，眼皮也控制不住地合扰，可还是继续飞奔，并奇怪地睡着了。”

我到达了一处荒芜凄凉的山岗，太阳灼烤着岩石，我忙着爬上山顶，因为停下意味着烤焦脚底。

这时我看一个人头戴一圈荆棘，背负重物，满脸污血，缓慢地走着，他踉踉跄跄，走得很艰难。

我受不了似火骄阳的炙烤，于是在一棵大树下等他，临近一看，他头戴王冠，背负一个十字架，身穿沾了泥浆的紫红色长袍，我以为这肯定是国王，见他被苦难折磨我很高兴。

几名跟在他后面的士兵用矛逼他走快些，到了岩石顶，他们剥掉他的长袍并让他躺在十字架上。

带着惨淡的笑，这个人摊开手，伸给刽子手们。于是，钉出的两个窟窿鲜血直流。接着，他的两脚被叠放着钉上了，只用了一根钉子。

他无言仰望着天空，他并没感觉到面颊上滚过的两行热泪。眼泪在他忍耐的微笑里消失了。

“十字架竖起之后，自身的重量撕裂了他的几处伤口，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

发出骨头碎裂的声音。受难者在十字架上不停地颤抖，接着又仰望天空。

“一直在留意他的我，认为他死得太伟大，便说他不是国王，并动了恻隐之心，要士兵们刺穿他的心脏。

“一只莺哀鸣地在十字架上鸣叫，似哭泣的女童，声声入耳。

‘火焰在鲜血中染红’它继续唱，‘也染红了花朵和云彩，我站在沙土上，鲜血沾上我的爪子，我碰到橡树枝，翅膀也被染红。’

‘我跟着我碰到的一位正义之士，我的羽毛在泉水中洗得干干净净，’我唱着：‘高兴的羽毛呀，在他的肩膀上，你们不用担心被血沾污了。’”

“今天我为送行他的莺歌唱，莺啊，那个人是来还你清白的，你却沾染了用胸膛保护你的人的鲜血。

“羽毛啊，我为你哭泣，耶稣啊！我何处去找寻你的兄弟，替我解开麻布衣服？我可怜的主人啊！你的哪个儿子能洗净被你的血染红的我的羽毛。”

“听着莺的说唱，耶稣眨着眼皮，死前的痛苦扭曲了他的嘴唇。他望着鸟儿，带着温和责备的眼光，笑容散发着希望安祥的光彩。

“突然，他在一声大叫中死去，头垂向胸膛，一声悲鸣后，莺逃之夭夭，天空变得乌黑一片，大地也颤抖起来。

“黎明来临，苏醒过来的山谷在晨雾中喜笑颜开，暴风



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



雨后的天空分外明朗纯净，于是绿叶也更精神了。不过路旁划破我血肉的荆棘依旧，依然是些个锐利坚硬的石子，还有那些威胁过我生命的毒蛇。旧世界的血脉里注入了正义之士的血，却也不能回复往日的纯净。

“莺掠过我头顶，对我说：

“‘忧愁呀我真忧愁，因为没有干净的泉水洗去羽毛上的血污，看，大地也同昨天一样残忍，小草也不开花，耶稣死了，又一场凶杀啊！’”

五

表示出发的号角声一直在吹。

尼乌斯说：“孩子们，我们干的这一行糟透了，因为要受到那些我们杀害的人的魂灵骚扰，连安稳觉也睡不上；如同你们感受到的一样，恶梦中的魔鬼压迫着我的胸口好几个钟头，我已干了三十年的杀人勾当，该停下来啦，至于那些个弟兄们，咱们也别管了，有一处等待开空种植的小山谷，等着我们去为自己的面包劳作，你们是否愿意去呢？”

“当然，”伙伴们异口同声。

于是士兵们深深地埋葬了他们四个人的武器，下河痛快地洗干净了身体，接着，手挽手消失在那小路的拐角处。